

## 情满西湖

◎金建新

古往今来,探幽赏雅的文人特别赞美西湖的风景。苏东坡诗曰: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若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西湖在晴天和雨天都各有其独特的美景,着重渲染了雨中西湖的独特魅力,展现了西湖雨景的朦胧美。他在另一首诗中写的西湖雨景也十分奇特:“黑云翻墨未遮山,白雨跳珠乱入船。卷地风来忽吹散,望湖楼下水如天。”

我第一次去西湖是在多年前的国庆。节日里的西湖秋风送爽、丹桂飘香。岸边游人如织,湖中百舸争流。“最爱湖东行不足,绿杨阴里白沙堤”。为纪念白居易而命名的白堤人流涌动,像一缕长长的白练飘荡在湖面上。我沿着白堤自由行走,在湖滨踏上西湖的游船,兴致勃勃地观赏了“三潭印月”,又乘船向北驶去。湖面宽阔浩渺,平静如镜,近处楼亭回廊翘檐,远方群山幽静深邃。此情此景,仿佛置身于蓬莱仙境。

在西湖,短暂的晴朗过后,天空白云舒卷,变得越来越黑,顷刻间天昏地暗、风雨欲来。遥望北岸,灯光闪烁,点缀着湖边景色,远山、宝塔、楼宇似蒙了层轻纱,缥缈亦幻亦真。雨下起来了,越下越大,坐在船后的游人尽管撑起了雨伞,衣服还是被雨淋湿了。

但他们全不在乎这些,任凭风吹浪打、秋雨滋润,徜徉在湖上无尽的景色中。闲坐在灌满秋风的船舱中,我依然悠然地观赏着无尽的湖光山色,细细地品味着古诗吟咏的意境。

游船终于靠上了岸。岸边,杨柳依依、随风摇曳。我意犹未尽,信步来到为湖水所环绕的孤山。山上林木繁茂,亭台楼阁错落。我沿阶而上,来到一处精美庭园,庭园中央是以苏东坡诗句命名的“西湖天下景”亭。亭上一副对联十分引人注目:“山山水水处处明明秀秀,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。”此联巧用叠字,顺诵倒读均可成联。将叠字拆开,略加移动,可



读作“山处明,水处秀,山明水秀;晴时好,雨时奇,晴好雨奇”,别有一番情趣。

西湖的午后及至下午,秋雨时大时小、时下时歇。我怀着一颗虔诚与敬重的心,沿着西湖一路寻踪求迹。我相继拜谒了位于栖霞岭南麓的岳王庙、位于孤山西泠桥畔的秋瑾墓,以及为纪念鉴湖女侠秋瑾而建、喻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之意的风雨亭。

许多年过去了,我对那年秋游西湖的印象依然如故、历久弥新。当下的西湖冬雪消融、春桃绽放,成了人们竞相出游的热门打卡地。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、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西湖,梁祝万松书院同窗共读、长桥十八相送楼台伤别、许仙与白素贞于断桥邂逅初遇、悲欢离合等生动的传奇故事都发生在这里,为风景秀美的西湖增添了绚丽的人文色彩,引得各地游人纷至沓来、流连忘返。青年伴侣满面春风、携手前来,见证爱情、感受幸福。

“碧草青青花盛开,彩蝶双双徘徊。千古传颂深深爱,山伯永恋祝英台……”“西湖美景三月天,春雨如酒柳如烟。有缘千里来相会,无缘对面手难牵……”优美动听的《梁祝·化蝶》《新白娘子传奇·渡情》分别唱出了西湖的巧夺天工、迷人景致,演绎了梁祝、许白的红尘情缘、经典爱情。爱是世界的心,爱是最美的语言,爱是不变的承诺,爱是永久的陪伴。眼前即刻浮现轻盈曼妙的蝴蝶之舞、千年青蛇仙勇斗法海救许白。领略了西湖金秋十月、丹桂飘香的我期盼领略西湖三月的如酒春雨、如烟绿柳,回味当年初游西湖,感念我的过往青春与情怀。

我对西湖那浓重的山水气息与壮丽的人文景观情有独钟。西湖处处是景,亦处处是情,情景交融、情深意切。西湖之美不只是山明水秀、晴好雨奇、春桃夏柳、秋桂冬雪,也在于白居易、苏东坡等人的高风亮节、清词丽句,在于岳飞、秋瑾等人的碧血丹心、浩然正气,还有神话传说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、许仙与白素贞等人的至情至真、至爱至深,令我敬重仰慕、深刻感悟。

## 城市音符

套色木刻

◎高饴怡



## 时光里的赵家窑

◎孙同林

赵家窑,又名双窑,是如东西部的一个古老地名。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,设赵家窑村,后改为南凌公社三大队,恢复村镇建制时,复名赵家窑村,撤并乡村,并入袁庄镇时桥村。

赵家窑成为地名,源于一座古窑。袁庄早年隶属如皋,因此,当年如皋乡间流传这样一句俗语:“先有赵家窑,后有如皋城。”俗语说的是赵家窑的成名要早于如皋城。相传当年如皋修古城墙用的就有赵家窑烧制的砖头。经考证,今海安市的香堂庙和如皋市的定慧寺所用砖瓦确系赵家窑提供。赵家窑也许就是因为向定慧寺和香堂庙提供了砖瓦而有了盛名。按《如皋县志·大事记》所记,如皋定慧寺建于隋开皇十一年(公元591年)。如此算来,赵家窑历史已达1400多年。据此传说,赵家窑是迄今已知的皋东第一古窑。

据传,赵家窑由赵姓两位堂兄弟共建,为双窑缸,亦名赵家双窑。此后,赵家窑一直由两兄弟的后人代代相传经营着。按小窑的容积计算,一般情况下,一窑所产出的砖瓦只能够建造三间砖墙瓦盖的小瓦房。由此可见,当年砖窑的产量极低。窑上制砖瓦坯、装窑、出窑等一般雇用外人,烧制工作则由主人自己完成。旧时的砖瓦制作极其笨重,一律手工操作,而且工作条件差、效率低,他们的收入

也很微薄,故人们把烧窑人称做“窑花子”。

制作砖瓦,对泥土的要求很高,必须是隔夜润湿泥土。第二天,工人将湿润的泥土反复抄翻,直到调至四五遍以上,才能制坯。制作者捧一块调熟的泥巴朝砖模里使劲一甩,然后,将表面刮平,反过来再刮一遍,拆模,即成为一块砖坯。送到露天的砖堆(杠)上,经过多日的日晒风吹,砖坯完全干了,便可装窑烧制。

制作小瓦的泥土比砖块的泥土要求更高,必须把泥土泡烂后,赤脚在里面踩,一遍又一遍地踩。在踩的过程中,拣去泥土里的杂物,熟透后,待泥土干湿相宜时再制瓦坯。制作瓦坯用的是瓦提筒。先用专用工具将扁平的熟泥围在瓦提筒上,然后刮磨,一瓦筒可制作四片成型小瓦,以筒状瓦坯放在场地上晾晒。

装窑时,一般由八个壮劳力挑运砖瓦坯,两个师傅根据火路在窑缸里排列砖瓦坯。装窑有时间限制,一般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装完,因此必须起早摸黑地干。

开火那天,烧火师傅以一捆红草作火信点燃,烧窑工作便开始了。经过三昼夜不间断的烧火,到时,烧火师傅爬上窑顶,从所留气孔察看窑缸里砖瓦的成色,火候“到家”便可停火。窑的顶端四周是用泥土做成的缸儿,用于烧制砖瓦的润水。烧火师傅将一担又一担水从缸口注入,连续润,又是三个昼夜,然后,烧火师傅将一缠有浸过水的棉花的竹竿伸进砖隙

探查,确定砖瓦能否出窑。

出窑了。这时的窑缸里仍是高温,窑工们必是顶着高温把砖头从窑缸里一担担挑出去。

从开始装窑到出窑,一个周期一般要十天左右的时间,如果从制坯开始计算,时间就更长了。春来冬往,除了寒冷的冬天怕冻坏砖坯而停制砖坯,其他时间,烧窑和制砖人整天都在与泥土打交道。

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,赵家窑还在制砖烧砖。日本鬼子来了以后,地方上的土匪伪军借日本人的势力,经常前来敲诈勒索,加之世道不宁,人们无心建设,需要砖瓦的人很少,赵家窑熄火停业。

20世纪50年代初,农村组织互助组、合作社,村社组织社员让赵家窑恢复开火。由于原赵家窑经营者多已亡故,其他工人也四分五散,加之邻近村社纷纷办起了小土窑,赵家窑便风光不再。不久,乡里办起砖瓦厂,建成轮窑,燃料由草料换成煤炭,制砖工艺也由手工换成制砖机,形成生产周期短、成本低、砖块质量高的局面,纯手工烧制青砖小瓦技术虽然仍有其优势,但因为高成本、低产出,渐渐失去市场,至20世纪60年代,赵家窑再次“停火”。

1957年,南凌河疏浚加宽,河道取弯拉直,原来处在赵家窑南面的河道北移近300米,赵家窑从位于河北变成位于河南,挨近河边。不再烧砖制瓦的赵家窑渐渐衰败,直至仅剩下两个土窑墩子,成为一个历史遗迹。

